

第六二八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名家列傳

(卷)
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七

宋七

穆修

石延年

劉潛 字冠

蘇舜欽 字元

尹洙

黃元

楊蟠

石介

劉義叟

蕭貫

尹源

黃注

黃鑑

顏太初

文學典第六十九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七

宋七

穆修

按宋史文苑傳修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

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

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

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冤不報

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至京師間出遊勾以給

善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性剛

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

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

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爲壽且求載名

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且曰吾

寧餬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修

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輓以葬日誦

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散國初柳開

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

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

遊修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

爲三卷

按東軒筆錄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

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

褊窄少合初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爲摺摭削

籍繫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叙甚詳後遇赦

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臥病

費竭然後已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

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

數輩至其肆未許價直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贖

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

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石介

按宋史儒林傳介字守道兗州奉行人進士及第歷
鄆州南京推官爲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
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以論救書不當求

五代及諸儒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

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憂歸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

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

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

文有氣官忠文章之弊佛老爲害著怪說中國論云

去此者乃可以行爲又著唐鑑以戒姦宦官官宮

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札衍韓琦薦羅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除樞密使復奪之以

行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

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

也歎願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

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闕闔晨坐太極晝開閭闔

躬覽英賢手鉏鋤枿大聲風風震搖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

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

君仍相予笙鏞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

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

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

正予門闥爲予京兆聖予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退

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

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

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謂諫官一年

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架丹忘義構機贊贊

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不畏不怯卒復舊好
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刺風裂
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臣以酬勞渴弼辭不受

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襲一契天寶養予予其敢忽
並來弼予民無恙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
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
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登視居樞其人渾樸
不施制剛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惟修性靖立朝職職言論確切忠誠特達祿微身賤
其志不怯嘗誅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
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多聞予微亦嘗獻言箴予之失
剛守粹怒與修儔匹竝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
母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暖良掃除妖魅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
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
予望太平日不逾淡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
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
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
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
德羣臣暇踵重足屏息交相教誨曰惟正直母作側
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懷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
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堅壁失策交相告
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
焉諸侯畏焉四彝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
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疎也詩且出孫復曰子
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來出入大臣之門頗
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
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
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

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
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
死衍探懷出奏龔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
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
果走北竄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
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殮之人苟
名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
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
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鄒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
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按墨客揮犀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
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
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
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
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益重
之

按湘山野錄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
之弊力振古道時序序號為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鑾
輿有玉津鑾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首善
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
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
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為荆王之事也守道最
典鳴鼓於堂集諸生謂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
場屋稍或出落尚騰謗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此
是物宜速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
者數十人

石延年

按宋史文苑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
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於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
氣節讀書過大略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
進士不中真宗錄二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
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
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
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為大理評事館
閣校勘歷光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
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
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祕閣校理遷太子
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
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
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
捍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裨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既不暇教
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唃
廝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
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
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餽果二人飲啖自若至
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
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
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
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按風水燕談錄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
使河東既行安道畫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
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
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為意

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餉雖已留意而切懼患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歎其不可及也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北石州山對起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自以爲平陽代意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隱度以速神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詠誄字永言

按六一詩話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余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貌爲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驪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舉子不能道也按墨客揮犀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開

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備饌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果盤果盤服人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曼卿執果盤者卒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輓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情狀憤然患癖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按湘山野錄石曼卿一日謂祕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餘友饌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調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貴好義宅在朱家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繕日數十千長謂演曰某雖薄有涯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遊盡館殿名士或遊奉有闕無怯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便令置宮醪十擔爲釐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日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

舍介繁臺之側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款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至期果陳具於閣器皿精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嘖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沉慮無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伴聲諷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按夢溪筆談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閣墮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至明日酒醋具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因飲飲於木杪謂之果飲以葉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東謂之鼃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廩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材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勅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君才且作三班借職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

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輸其諱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按拊掌錄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據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凡學士豈不破碎乎

按歐陽修石曼卿墓表云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倖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秦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屢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風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

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裨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劉義叟

按宋史儒林傳義叟字仲更澤州晉陽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推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

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日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日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父家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劉潛

按宋史文苑傳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士起家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日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同時以文學稱東京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

按宋史文苑傳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概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特功爲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掉置廬下出

僞參曰若備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敕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戚疾夢綠衣中人名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 兄舜元

按宋史文苑傳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者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鉅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留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救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災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

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災變爲枯淡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德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懼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進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

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患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感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被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竊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皆倖候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實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但觀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浦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竊思自編策

第六二八冊 之〇三葉

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與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非有才苟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關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湧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觀心思驚惶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為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取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墮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殫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日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

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通倖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軒冕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眞宗末年不諫始聞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還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庸庸邪詔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項在朝行以諛諧自任士人或有一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益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變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傍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人

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名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辭欽聖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異輒用蠶故紙公錢名妓樂間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異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隨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倫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兄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

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

間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酒酣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子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

善草書辭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按東軒筆錄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爲外官常快快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尹源

按宋史文苑傳源字子漸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咎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鄭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

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耳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于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於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與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

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叙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爲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演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驍勇生於勞驍生於逸夫外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驍驍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驍將罕聞有驍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驍兵不聞有驍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何如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餘

文多不錄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尹洙

按宋史本傳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伊陽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勸勵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

兵爲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眾備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徵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諷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儒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息戍曰國家制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微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轉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典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末和未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投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師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

二萬騎卒與亢卒較其中者總壞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項年亦嘗稍置矣儻其乘我薦餓我必濟師餉饋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獨其難徭民幸於底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除正盛秋旬閱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積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亨

取攻策以洙爲集賢校理洙遂越廷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漳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母輕進洙以傳文吏無軍實而死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閻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巳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思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

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疎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誦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紀綱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廣廣積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察隋惡

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

徽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洛水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

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敵已解四路而秦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不至命張忠

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論狄青械滬士廉下吏敵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

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鞠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

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混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

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

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

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按湘山野錄尹師魯爲帥與劉滬董士廉輩議水邇城事既矛盾朝旨召尹至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枋昭

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令堂吏置一甌投尹曰傳語龍圖不欲攀同只令送茶去時集相幸師魯之議將

屈笑謂諸公曰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磨來漿水亦嚙不下師魯之嚙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於案厲聲曰是何委巷猥語輒入廟堂眞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銜之後致身於禍辱根於此也

按聞見前錄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

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

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村方稚穉既長韓魏公開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村少年有

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村亦早死嗚呼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黃注

按歐陽修黃夢升墓誌銘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會祖諱元吉祖諱某父

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

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

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

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

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

起舞歌呼大噉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

之於鄧州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

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

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

書夢升文一遍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

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

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忠世之

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序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浪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

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黃元

按宋史文苑傳元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於懷抱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

通通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元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元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強記爲文詞奇偉卒

龍圖不欲攀同只令送茶去時集相幸師魯之議將

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

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強記爲文詞奇偉卒

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黃鑑

按宋史文苑傳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

按宋史文苑傳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按臨海縣志宋楊蟠字公濟慶曆六年進士善詩生平所爲數千首歷和密二州推官通判杭州書作錢塘百詠詩時蘇子瞻知杭輒與唱酬歐陽修讀其集有詩云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秋風王安石有答公濟書曰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願造所聞其見重於名輩如此後知壽州提點荆廣鑄錢卒所著有章安集

顏太初

按宋史文苑傳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真令黎德潤爲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冤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亡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

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書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諷之辭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悲死守憾之招構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寬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於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梟繹兩山之間號梟繹處士有集十卷淳耀聯英二十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爲奉議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七十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八

宋八

梅堯臣

江休復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

楊寘

聶冠卿

狄遵度

周堯卿

謝伯初

張景

柳耒

張在

黃晞

史炤

楊備

李淑

鄭戢

丘濬

管師復

詹庠

宋咸

齊唐

郭銓

蔡仲舒

鄭玉伯

單錫

單錫

魯交

潘邠老

蔡高

林通

方仲謀

唐則

姚闢

李陽孫

計有功

謝景初

曾朝陽

吳師孟

于燕

金君卿

李謹交

覃昌

吳穆

慎伯筠

王鴻

李詳

王奇

高擇

趙師民

蘇隨

王觀

張洞

徐無黨

千房

張亞卿

施昌言

蔡元導

黃庶

黃通

田闢

宗翼

何涉

文學典第七十卷

文學名家列傳五十八

宋八

梅堯臣

按宋史文苑傳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陰爲河南主簿錢惟演曹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

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義城縣監湖州稅食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末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名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書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按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氏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

氣完力餘益老以勤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讎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驢而不怨懣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欺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磨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未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選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堉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按虛谷問抄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謂確對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六十一詩話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彝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戎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按歸田錄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特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醉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按宋史文苑傳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劬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思還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食書建康寧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王逢

按宋史文苑傳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嚴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嚴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嚴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訪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

按宋史文苑傳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真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附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贈其家

黃庠

按宋史孫唐卿傳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此引試崇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即邸

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遍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真

按宋史孫唐卿傳真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真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真作龍首山人真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聶冠卿

按宋史本傳冠卿字長孺欽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斬州坐嘗校十代典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句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適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新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鼓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

入翰林爲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齊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樓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太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九工詩有薪春集十卷

秋遵度

按宋史狄棐傳棐潭州長沙人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周堯卿

按宋史儒林傳堯卿字子俞道州耒明人警悟強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紱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紱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紱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

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閎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諡諷誼說誼

謝伯初

按石林詩話閩人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

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諸賢而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作險似瞿塘滿峽後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餐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應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謂明時暫還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張景

按湘山野錄張晦之景以古學尚氣義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後俠者不軌事敗景亦連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竄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蓋景嘗撰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景所以題題者亦欲導於知己簡寂觀道士陳履常善奏章能游神於冥冥景以李田姓名謁之求奏一章以決休否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清冠簡精格自初夜抱章俯伏於露壇後夜方起起忽譴之曰陰冥之事爾尚欺之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幽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固無休徵矣景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陳康肅堯咨判南嶺其道第

為葬於龍山落廬在荆江之流陰枯桑廢田子孫涓零盡為漁樵備估陸陸營望所謂莫倚文章庇子孫集三十卷行於世

柳永

按避暑錄話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為睦州掾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為上元縣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為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為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按通水燕談錄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景祐中久因選調入內都知史甚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機薦之仁宗大悅

按後山詩話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訛謔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官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官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

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按畫樓錄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難作曲子不會道緣緣情拈伴伊坐柳遂退

按福建通志柳永字耆卿崇安人景祐進士博學能文仁宗誕辰太史奏老人星見永爲醉蓬萊詞以獻大臣薦之仁宗曰此人工於填詞豈可令之仕官永聞遂自稱奉旨填詞卒於襄陽范鎮見其詞嘗歎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鎖在翰苑不能出一語歌詠乃於者卿見之

張在

按澠水燕談錄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詩奇蹇不遇老死塲屋嘗題興龍寺老柏院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日幾同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爲人傳誦文路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柏樹訪在所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爲大字書於東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公誦其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可得爲刻於天宮石柱又刻其故所題之處

按青州府志張在齊乘曰畢仲愈至洛謁文潞公公曰青州富庶地宜牡丹春時遊樂之盛不減洛陽古今人作詩者甚多而布衣張在一絕最爲可愛其詩曰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復回惟有觀中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文公爲刻老柏院壁下老柏

院在府城西北隅今故址亦不復存矣在蓋宋之能詩者

黃晞

按澠水燕談錄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警隅子負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太學生員厚禮幣聘爲學正踰垣避之故歐文忠公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臣交章薦其道義詔受京官將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月暴卒僧舍

史炤

按四川通志史炤眉山山人博古能文蘇軾兄弟以師事之著通鑑釋文三十卷

楊備

按蘇州府志楊備天聖中知長溪縣忽夢作詩云月俸蚊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改知華亭丁丙艱遂家於吳樂風俗之美因悟夢中語嘗效白居易體作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每題箋釋其事官至郎中

李淑

按江南通志淑字獻臣若谷子年十二眞宗幸亳獻文行在眞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館閣校勘後修眞宗實錄爲檢討官書成改國史院編修官召試進士及第歷官翰林學士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敏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詰命爲時所稱

鄧敏

按江南通志戢字天休吳縣人戢少孤客京都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戢乃倍道會葬舉天聖二年進士與兄載齊名官至宣徽北院使卒贈太尉諡文肅弟戢登景祐元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戢寶元元年進士太子中舍人

丘濬

按江南通志濬字天聖中進士爲句容令歷官至殿中丞多宦績書上感事百篇往往往刺譏權貴執政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

管師復

按浙江通志師復龍泉人從胡安定學有盛名隱居不仕仁宗召至問曰卿詩所得如何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賜爵不受歸人稱臥雲先生有集行於世

詹序

按福建通志序字周文崇安人祥符進士官至三門白波輦運判景祐中進君臣龜鑑六十卷賜詔褒諭

宋咸

按福建通志咸字貫之建陽人天聖進士累官韶州守有治聲以僉餉功轉職方員外郎至都官郎中著書甚富歐陽修嘗歎賞之

齊唐

按紹興府志唐字祖之山陰人唐觀察使潞之後少貧苦學得書輒手錄之過誦不忘郡從事魏庭堅聞士也謂唐曰今士多不讀書唐曰幸公任意以凡上書令唐一誦之如何庭堅以一帙開示乃文選頭陀